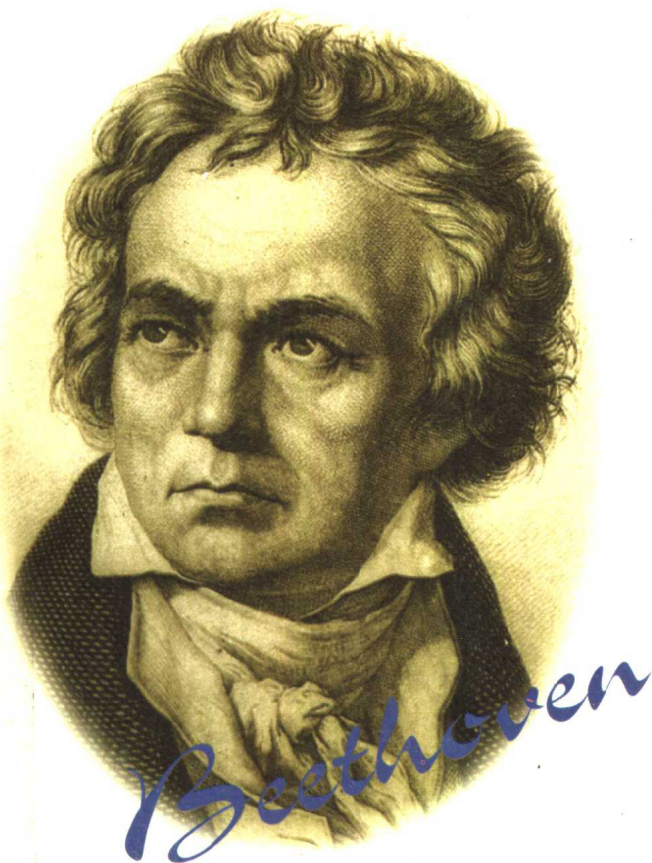


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

贝多芬

英国OMNIBUS经典版本

[英]埃蒂斯·奥加 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[英]埃蒂斯·奥加 著

贝多芬

Beethoven

萧美惠 林丽冠 译 萧 韶 审订

英国OMNIBUS经典版本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Beethoven

©Ates Orga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1996 by Triumph
Publishing Co., Lt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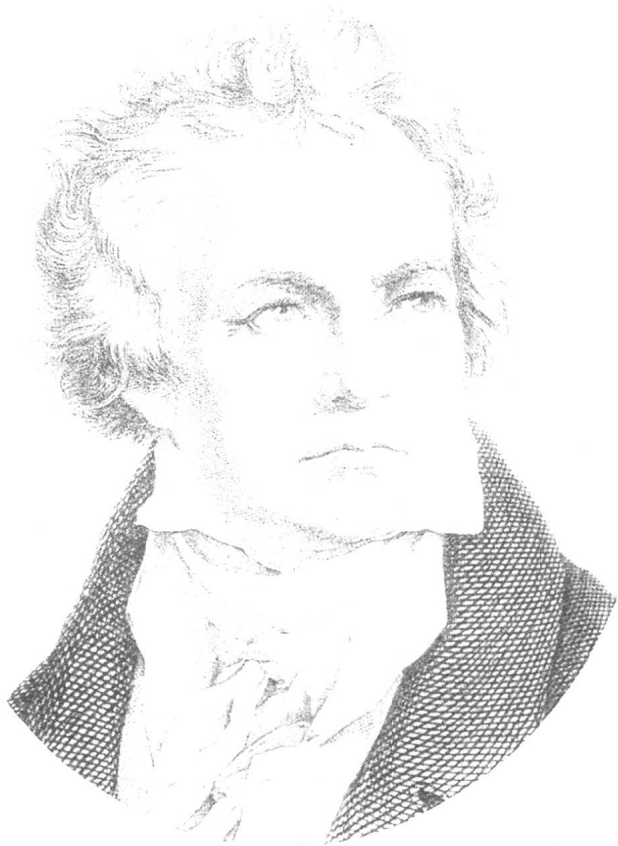
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sublicensing from Triumph
Publishing Co., Ltd.,

with approval of the original licensor: Omnibus Press,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书 名 贝多芬
著 者 [英]埃蒂斯·奥加
译 者 萧美惠 林丽冠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
邮政编码 210009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9.125 插页 2
字 数 171 千字
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—214—02325—3/G·708
定 价 15.00 元

(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

贝多芬。出自 19 世纪晚期一本维多利亚时代的贝多芬钢琴音乐选集中的镌刻

导 读

承前启后的乐圣贝多芬

据美国近代音乐奇才史洛宁斯基 (Nicolas Slonimsky) 考证, 古典音乐中“三 B”的典故乃缘于 19 世纪德国音乐狂人彪罗 (1830—1894) 的隽语: “我的音乐信念是建立在降 E 大调上, 此一调号是由三个降记号组成 (降记号与小写字母 b 形似): Bach, Beethoven, Brahms。”彪罗甚至戏称三 B 之外的作曲家“全是白痴”。

事实上, 若将人分成“先知先觉”、“后知后觉”、“不知不觉”的模式, 将彪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放在历史的天平上衡量, 我敢说“三 B”也分为三种。首先, 出生于 1685 年的 J·S·巴赫, 当时正处百花齐放的巴洛克中叶, 他善于汲取天地精华, 将英、法、德、意诸国的音乐风格融会贯通, 后半生在莱比锡建立起璀璨的音乐盛世。但巴罗克的黄金时代也随巴赫于 1750 年去世而画上了句号。如同贵族的权杖, 高傲的赋格艺术已成为启蒙运动哲人乐师反对的对象, 旋即为古典风格所取代。因此

巴赫的主要功业在于继往圣之绝学，是位后知后觉的伟人。

属三 B 老小的勃拉姆斯于 1833 年出生，当时，柏辽兹已完成了划时代的《幻想交响曲》(1830)。然而勃拉姆斯并非仅仅对新艺术的气息严重鼻塞(例如 1853 年他在聆听李斯特弹奏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时，竟在大师面前打盹)，自己延宕了 21 年(1855—1876)才好不容易脱稿的第一交响曲，竟是有意无意间在贝多芬的阴影之下完成。因此纵有荡气回肠的乐作，勃拉姆斯实为不知不觉的伟人。

相对于末代英雄的巴赫，以及不前不后、不早不晚的勃拉姆斯，贝多芬的一生(1770—1827)正好跨越了古典与浪漫乐派间的关键时代。海顿和莫扎特等古典大师已一统春秋战国般的巴洛克音乐局势，勾勒出交响曲、弦乐四重奏、奏鸣曲、协奏曲以及歌剧等乐种眉清目秀的轮廓，形成“车同轨、书同文”的欧洲音乐语言。然而，中产阶级的兴起、革命星火之燎原、从乱世中诞生的英雄主义，才是贝多芬所生活的土壤。音乐也在巨人脚步的带领下，义无反顾地迈向另一次分裂，朝个人传记式的浪漫主义发展。

除早期在波恩的作品外，贝多芬赴维也纳之后的乐风变迁，一般习惯分为三个阶段：1792—1800 年的古典时期；1800—1815 年的圆熟(或英雄)时期；1815—1827 年的前瞻时期。从音乐技法(如和声、曲式、配器、演奏技巧)上分析，三个阶段的发展固有其轨迹可循，然而不能

忽略的是,贝多芬每一时期乐风的突进,均“正好”发生在旋乾转坤的重大历史事件之后,即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,以及随后两年间“国民议会”的改革;拿破仑从1798年被选为第一执政到1804年称帝;1814—1815年举行的维也纳会议,确定了“后拿破仑”时代的欧洲局势。

英国学者埃蒂斯·奥加在此从锱铢必较的史实考据和生活点滴的描写入手,既没有高深的乐理,亦不见歌功颂德,只是借贝多芬以及时人的话语,交待这位来自波恩的维也纳新人。从贝多芬早起煮咖啡一粒一粒数咖啡豆开始展现他心细如发、一丝不苟的个性,到他去世后清点出包括14条内裤与两把手枪的遗物,为读者揭开了“乐圣”的神秘面纱。

18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·约翰逊(Samuel Johnson, 1709—1784)博士说得妙:“无人能为一个人物的生平作传,除非他与此人在同一社会环境中饮食生活在一起。”

音乐教授 樊慰慈

目 录

导读	承前启后的乐圣贝多芬	1
1	结局	1
2	圣徒	8
3	出身	24
4	早年生活(1770—1792 年)	34
5	维也纳(1793—1799 年)	57
6	革命与变迁	85
7	界标(1800—1804 年)	101
8	英雄与女英雄	131
9	热情与谜	144
10	纯粹的浪漫主义者(1806—1808 年)	160
11	间奏(1809—1813 年)	179
12	维也纳会议	202
13	最著名的当代作曲家	216
14	极致的崇拜	244
附录	贝多芬的音乐精神	269

1

结 局

乞丐死亡时，见不到流星划过天际；上天只为王子之逝抛出火苗。

莎士比亚——《恺撒大帝》

在 1827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这个寒冷的日子里，凛冽的北风从西里西亚(Silesia)和苏台德(Sudeten)山顶直吹而来，掠过维也纳森林(Wienerwald)。整个大地被一片沉静柔软的雪毯所覆盖，漫漫长冬阴暗、潮湿、刺骨的冰冻，到目前为止，仍让人感觉不出它有丝毫减弱的迹象。

午后 4 时的维也纳，千门万户的烛火与街灯的光芒，渐渐刺穿了弥漫在空气中的阴霾晦雾。白天已近尾声，而在“黑西班牙人之屋”(Schwarzspanierhaus)，这个面对旧城墙西侧住宅的三楼内，躺卧着一个人，他的生命也正一步步地接近尾声。在一个宽阔空荡的房间里，环顾四周，只见几件简陋残破的家具与零乱的乐谱、手稿和书

籍，当目光移到桃花心木制的布罗德伍德平台钢琴（Broadwood Grand）时，我们看见了贝多芬——这位“音乐家中的将军”，已经失去驾驭自己生命的力量了。躺在一张粗陋的床上、失去意识的贝多芬，状况和他那台残破的钢琴一般凄惨。狂野的北风夹着雪块不时敲打着窗棂，此时，“天空突然出现一道炫目的闪电，紧接着是一声轰隆巨响，……贝多芬张开了眼睛，举起右手，握紧拳头，两眼向上凝视了数秒钟，……在他右手下沉，滑落床上的同时，他的双眼微微半开，……不再有呼吸，也不再有心跳！这位伟大作曲家的灵魂，已经离弃这虚伪的尘世，进入永恒与真理的国度。”这是安塞姆·胡登伯瑞纳（Anselm Hüttenbrenner）回忆贝多芬临终时的情景。另一位时人约瑟夫·卡尔·罗森鲍姆（Joseph Carl Rosenbaum）在日记



弥留的贝多芬。J·丹豪瑟（J. Danhauser）制的石版印刷

中简洁地记录了贝多芬去世时的情形：“路德维希·范·贝多芬（Ludwig van Beethoven）在傍晚接近6点时分，因水肿而去世，享年57岁。他虽已不在人世，他的名字却将流传百世，散发着永恒的光芒。”

葬礼在1827年3月29日下午举行，和三天前不同的是，春神似乎轻吻过了寒冬的脸颊，维也纳这天的天

气已经转为“温暖而怡人”了。受悲伤打击的群众聚集起来,向贝多芬表达最后的哀思与景仰。根据4月12日《大众剧院报》(Allgemeine Theater Zeitung)的报导,葬礼当天大约有一万五千名群众聚集哀悼,也有其他的报导估计群众大约在两万人上下。这可算是在“后拿破仑时代”的维也纳市内所出现的最为盛大的场面了。根据维也纳最高法院对当天整个葬礼的详细记录指出:“最高法院的前院挤满了致哀的群众,聚集在外面的群众奋力想挤进去,连由亚瑟·巴拉克(Alser Barracks)所率领维持秩序的军队都难挡拥挤的群众,这天连学校都停课了。在下午3点整遗体大殓完毕,灵柩被抬了下来,安置在大厅中,上面盖着由第二民兵团的安东·申德勒(Anton Schindler)所订制的柩衣,十字架也装饰着‘非常美丽’的花环,《福音书》以及‘非常美丽’的平民冠冕安置在一旁。……大门一打开,群众便争相涌入,由于群众实在太多,以致葬礼行列的指挥者及其助手要想让整个过程顺利进行都很困难。”抬棺者中包括胡梅尔(Hummel)以及基洛韦茨(Gyrowetz)等人,在持火炬的行列中则包括了卡斯泰里(Castelli)、车尔尼(Czerny)、格利尔帕泽(Grillparzer)、格拉夫(Graf)、帕契尼(Paccini)、舒伯特(Schubert)和舒帕契赫(Schuppanzigh)。葬礼行列的中央是“一辆由四匹马车牵引的‘非常可爱的葬礼马车’,这是向圣史蒂芬教堂(St Stephen's Cathedral)教长办公室商借的。”整个葬礼的行列蜿蜒经过李希诺夫斯基宫(Lichnowsky palace),圣诗队唱着《求主垂怜》(Miserere),这是改编自贝多芬为长号

所写的《葬礼》(Equali)四重奏；葬仪乐队则吹奏着改编自贝多芬降A大调钢琴奏鸣曲(Op. 26)中的《送葬进行曲》。这份报告继续记录如下：

教堂里早已塞满了人，值班的军士不愿意让跟在灵柩后面的群众挤进来，大师的一些亲友尾随着灵柩，却难以再挤进教堂之中，一些在推挤之中昏厥的人被送进医院。

烛光照亮了教堂的内部，柴勒(Zeller)的收据显示出教堂三个主要祭坛的蜡烛花费，蜡烛商一共提供了6.5磅的蜡烛，但约翰·沃夫迈耶(Johann Wolfmayer)自己支付了所有祭坛、吊灯以及壁灯蜡烛的费用。“苏格兰修道院”(Schottenstifte)来的九位修士唱着齐弗里德(Seyfried)的《葬礼应答圣咏》(Libera Me)，接着灵柩由抬棺者抬起，在长号手、神父的引领以及亲友宾客尾随之下，从教堂中央的正堂向大门缓缓行进，整个宗教仪式到此结束。

宗教仪式结束后，灵柩被安置在马车上，部分群众开始散去，但是仍有数千人紧跟着灵柩沿着街道缓缓前进。他们由命名门(Namentur)横过亚塞溪(Alserbach)，经过救济院与砖窑厂，进入华林区(Währing)，并越过华林溪，沿着溪的右岸抵达一座乡下小教堂，教堂的执事约翰·海耶克(Johann Hayeck)以及助理在门口迎接，葬礼行列停了下来，灵柩被移往教堂内，两位神职人员为灵柩祝福与祈祷，这时三个祭坛都燃起蜡烛。仪式过后，一位神职人员吟唱《求主垂怜》和《葬礼应答圣咏》，……于是

灵柩再次被抬起，许多人仍然紧紧跟随着行列前进，一些学童在校方的带领下也在队伍中，还有一些贫民跟在队伍之后。在灵柩前面是修士、教会执事以及手持香炉的助理。参加葬礼的宾客跟在灵柩之后由领祷人陪伴，华林墓园的葬礼主持者则安排队伍的行进，送葬队伍最后抵达右边有小溪，左边有斜坡，正响着钟声的华林墓园。在大门前……抬棺者卸下灵柩。著名的悲剧演员海因利希·安舒兹（Heinrich Anschütz）在灵柩前诵读着格利尔帕泽令人心痛肠断的祭文，接着朗诵施雷塔（Schlechta）的诗句。现在，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遗体就要与死人同列了。在修士最后一次为死者以及墓穴祝祷之后，灵柩在春天的暮色中安放在墓穴里。……托比亚斯·海斯林格（Tobias Haslinger）和胡梅尔将三顶月桂冠放在灵柩上，依照古老的习俗，站在墓穴边的人向灵柩洒下一把泥土，并将火炬熄灭。

格利尔帕泽的祭文和尾随在灵柩后的两百辆马车足以证明 1827 年贝多芬的名声已是如日中天。格利尔帕泽以“创作日耳曼诗篇之巨匠……最后一位伟大的歌曲大师，创造人类心灵深处和谐的风琴，亨德尔、巴赫、海顿、莫扎特不朽盛名的继承者”，评述了贝多芬“是位伟大的艺术家，所有艺术都属于他，属于他那彻底直接的艺术作品”。他还做了以下的结语：

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个伟



贝多芬的丧礼行列

人。他立于人世之外，因此被称为憎恨人类者；他是个不轻露情感的人，因此被认为是冷酷无情。啊！若是一个人的知道自己的感情够坚强，就不会在人前退缩了！然而，最美好的，往往也是最易受磨钝摧折的部分。所以，情感过于丰富的人，往往避免显露出自己的感情。他之所以避世，乃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武器，足以保护感情的世界免受伤害；他之所以遗世而独立，乃是因为他付出得不到任何回报。他之所以离群而独居，乃是因为他找不到和自己类似的人。但在他内心深处对人类的热忱，到最后都不曾稍减，对家人付出父爱般的关怀，对世界付出



弗朗茨·格利尔帕泽
(1791—1872)，这位杰
出的奥地利民族诗人自
1805 年便认识贝多芬

他全部心血。

他曾活在上，如今死去，
却将永存至时间的尽头。

你们！今日跟随着他来到此
地的，心中毋需忧愁！你们并没
有失去他，而是拥有他！若不是
肉体彻底消失，上天敞开大门，
浮世众生中没有一人能直接进入
永恒。你们悲痛送别的人，已
在在远处与古往今来之伟人同
列，在那儿将永远不受侵犯。回
家吧！带着悲伤的心，顺服上帝
的旨意吧！你曾经不止一次的感
受过，他那狂放不羁的作品所发
出的超越一切力量的强烈意志
力。当你的狂喜漫溢在后世时，
你总会感受到他作品中如疾风
暴雨般的力量。请记住这一刻，

并且想着，当他被埋葬时，我们曾在那儿；当他逝去时，我
们曾为他哭泣！

2

圣 徒

历史是科学中最偏心的。当它迷恋上一个人时，就会忠心地爱他。它甚至听不见其他人的话。

——罗曼·罗兰(Romain Rolland)

后人一再呼应着格利尔帕泽的感慨和赞美。例如，在1837年一本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文选《音乐图书馆》(The Musical Library)中，威廉·亚顿(William Ayrton)即写出许多人的心声，他说贝多芬“无疑是本世纪的音乐光荣”。那一季伦敦爱乐交响乐团在汉诺威广场表演厅(Hanover Square Rooms)演出的节目单上，列出第三和第五钢琴协奏曲、第二交响曲、第三交响曲，以及第五和第七交响曲，4月17日演奏了特别为他们乐团所谱写的第九交响曲，由贝多芬在维也纳期间的朋友兼同事莫施勒斯(Moscheles)指挥包括合唱团在内的完整演出。1832年5月18日，歌剧《费岱里奥》(Fidelio)首次在伦敦的皇家

剧院作全版演出。一名评论家疾呼：“真正爱好音乐的人都来听《费岱里奥》吧。”《泰晤士报》(The Times)疯狂崇拜贝多芬的托马斯·艾尔塞格(Thomas Alsager)在他坐落在皇后广场的家中举行了几场私人音乐会，贝多芬的音乐是全场的压轴节目。1832年圣诞夜，《庄严弥撒》(Missa Solemnis)由莫施勒斯指挥在英国首演。第二年莫施勒斯以钢琴弹奏晚期的奏鸣曲 Op. 109 及 Op. 111(他后来回忆：我发现许多听众全神贯注地聆听)。1845年3月9日，他又弹奏巨作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(Hammerklavier, Op. 106)，这首作品在九年前还被柏辽兹形容为“几乎是每一位钢琴家的斯芬克斯之谜”。1845年，艾尔塞格成立贝多芬四重奏团，4月21日在哈利街(Harley Street)76号举行第一次音乐会。演奏曲目包括F大调弦乐四重奏(Op. 18, No. 1)、《拉苏莫夫斯基》弦乐四重奏的第三首(Rasumowsky Quartet, Op. 59, No. 3)以及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(Op. 127)。单是在第一季中便演奏了贝多芬所有的四重奏作品——信心之坚强令人佩服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其他人也开始演奏贝多芬的音乐，包括约阿希姆。1844年5月27日，12岁的约阿希姆在一场历史性的爱乐协会(Philharmonic Society)音乐会上演奏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。这首作品长久以来一直被斥为“任何三四流作曲家都可以写出的无聊东西”。但是当晚在维多利亚女王(Queen Victoria)最欣赏的门德尔松指挥下，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终于在音乐会曲目中赢得一席之地。

四年后，肖邦、李斯特、柏辽兹和泰尔贝格(Thalberg)